

诗意的木窗

□任崇喜

到古镇去,拜访一位老艺人,没想到就看到了它。

是一扇木窗,朱漆剥落,上面雕满了花纹,古韵盎然的木窗格明,这是一款古代背景的戏,桃花、假山和人物营造出一种深邃幽然的历史气息,直生生地扑在你的面前。我看不出它的年代,还有曾经的故事。老人告诉我,它是清朝的物什,是专门从民间收购来的。

记得小时候,家里的东屋安的就是木窗,窗棂是用木条隔成的小方格图案,每个方格大约有半个火柴盒大,采光、通风却很好。冬天阳光倾泻下来,随着窗的摇动或光影的深与浅,浮尘在斜斜的光柱中起舞,略略潮湿的地面被烘烤出一种暖意。夏日微风挟着凉爽从前窗进入,空气清新,暑热带着汗水从后窗走出。儿时的我自然想不到雨雪敲窗簌簌有声的意味,只是想这样的木窗有些怪,为什么要做的这般麻烦呢?

有木窗的房子必定面对空旷。窗外一定有树,树的缝隙间是天空,树上一定有鸟,窗子巧妙地镶嵌了四时变化之景,倚窗闲眺,可以看见巷子人家的炊烟生活。正对着窗的是条小巷,两边伫立着的是青砖青瓦人家。夕阳轻洒余晖时,仿佛有过往的旧事逸散出来,小巷深处影影绰绰透出点绿的烟翠,那是从斑驳历史中延伸出来的一抹生动。我看到过许多老房子,在木窗之上,卷草、菊花、月季、玫瑰经常以盆景或散列的方式镂空,花蕊及叶片秀丽逼真;龙、凤、鹤、鹿、蝙蝠图形,总是很巧妙地嵌在窗上,栩栩如生。看一扇窗子,其享受可超过一幅图画,其造型、变化、奇巧让人回味无穷。有的老房子已完全披上厚厚的藤蔓绿叶,只留下一扇大木窗,这青葱掩映下的窗子与中国古代文人对绿的沉醉十分相似。张岱

说:“读书其中,扑面而来,受用一绿,幽窗开卷,字俱碧鲜……”在青簇簇碧团团的窗下开卷阅读,岂不舒心快意?只不过,这巷子深处人家,少的是读书人。尽管少些书卷气息,巷子人家仍不紧不慢地生活着,恬然、自然、宁静,无不透露着一种古典的暖老温贫气质,让人着迷沉醉。

忽然想起了一个词:倚窗而望。

倚什么样的窗呢?一定是木窗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“倚南窗以寄傲,审容膝之易安”中的“南窗”,一定是木窗,而且是有木格子的那种。卞之琳的“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中的“窗子”也一定是木窗,爱情的意味就是古典的。倚着木窗是有道理的。原色的木窗,总是令人想起一些朴素的人、朴素的事、朴素的情感,如同木的本质一样朴素。古代读书人冬季在南窗下读书、睡觉,夏季在北窗下纳凉。五柳先生曾说:“夏月虚闲,高卧北窗之下,清风飒至,自谓羲皇上人。”白乐天也说:“清风北窗卧,可以做羲皇。”在三伏天,“无客终日静,有风终夜凉”,该是何等的惬意与闲适,令当代人艳羨而咂舌。“开高轩以临山,列绮窗而瞰江”的闲趣毕竟太少,在睡觉与读书之外,倚木窗而望的生活,似乎都有一种略略伤感的意象。窗外秋水残月、花痕叶影,使人痴思冥想,要不怎会有“纱窗日落黄昏昏,金屋无人见泪痕”,还有“淡月澹云窗外雨”呢?女诗人李清照“守着窗儿,独自怎生得黑”中的“窗儿”被雨水润湿,雨珠如帘,牵挂与忧伤自然如烟如缕……

如今,木窗少见,雕工精美的木窗在民间已属凤毛麟角,如同一种生活,在悄悄地远离……

礼赞祖国的70周年

□张泽宇

70年即将成为新的起点,
威武的雄姿将受阅在发出
高声呐喊的城楼前,
高山挺起了巍峨的脊梁,
河流彩练着广袤的草原
……

峰巅的凝视,
雪山口的绝唱,
万里城墙芳华依旧,
一幅蓝图释放出了梦的
辉煌……

富贵的牡丹不争艳,

兰花的芬芳暗幽长,
飘雪中的腊梅迎春色,
拔节的翠竹一行行……

学堂里书声朗朗,
田园中秋收冬藏,
老人的岁月幻化成笑脸,
孩子的歌声早已飞过大海……

绿水滋养着收获的土地,
青山陪伴着远行的儿郎,
沙漠中驼铃又响,
碧海上扬帆起航……

大家V微语

老得清香

□蔡澜

●新居的楼下,长了几株白兰,足有四层楼高,比我在天台种的那三株,大百倍。经过时不仔细看,不知道是白兰,因为它只剩下叶子,看不到花,但有一股幽香,从何处来?大概是长成的过程中起的变化,低处生花,顽童一定来干扰;全树开遍,则会引小贩前来采摘。

●白兰树的花,只让站在高处的人看见。花开在树顶上,像长者的白发。树干之大,根部之强,占路边一席之地。这棵白兰已不能连根拔起,移植他乡。时代在进步,道路扩宽的话,只能将它砍伐。不然,老兰站在一旁,静观一切的变化。但愿人老了,像这一株白兰。

●老,必须老得庄严。老,一定要老得干净。老,要老得清香。是否名牌已不重要,但要天天洗濯烫直。衣着是对别人的一种尊敬,也是对自己的尊敬。

●皱纹是自傲,但须根应该刮净,做一个美髯公亦可,每天的整理,更花费工夫。修指甲,剪鼻毛,头皮屑是大忌。最主要的,还是要像白兰那么香。香不只是一种嗅觉,香代表不俗气。切莫笑人老,自有报应。人生必经之路,迟早到来。等它来临时,不如做好准备,享受它的宁静。

●他人言论,已渐觉浅薄无聊,自己更不能老提当年勇,老故事亦不可重复。最好是默默地地把趣事记下,琴棋书画任选一种当嗜好,积极钻研,成为专家。不然养鱼种树,不管它们的出处,亦是乐事。

●人总得向自然学习,最好临终之前,发出花香。

粗海盐

□林清玄

在朋友家吃炒花生,非常芳香好吃,与平常吃的花生大为不同。不禁好奇心大起,问起花生的做法。朋友说:“一点也没有特别的技术,只是用粗海盐来炒罢了。”朋友说着,从厨房柜里找出她所用的粗海盐,原来是我们小时候在用的那种没有处理过的盐。粗海盐的结晶很大,像是染了米色的冰糖一样。

朋友说,粗海盐的味道很好,营养丰富,煮菜的时候,只要加一点粗海盐,根本不需要加味素,就会齿颊留香了。“像粗海盐这么好的东西被现代人舍弃,却用了味道不好、营养稀少的精盐取代,实在是可惜。”朋友感慨地说。

这使我想起了,从前许多好东西,因

自己制造祸害。

在“过度加工”与“过度精制”的时代,使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盲点,并把这些盲点传给下一代,误以为加工与精制是好的,那些传统的、天然的事物反而被舍弃了。

我们坐在朋友的三合院里,谈着“粗”与“细”的倒错,朋友突然站起来,走到厨房,慎重地拿了一包粗海盐出来,她说:“这一包海盐送给你,你拿回去煮,就会发现食物的味道全不同了。”她的话里有庄严的气息,使我忍不住双手捧着那包海盐,内心涌动着感动。

原来,一包海盐也可以当作最好的礼物送人,这世上的一切都如许珍贵呀!

埋根蓄大节 破土干云天

□尚明

在天辽地厚的文化之都沈阳,多年来活跃着一位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身的文化学者,他就是著名诗人、画家张西潮先生。

张西潮,字亦澜,别署《竹西画堂》。现为清华美院辽宁分院教授,职业画家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,中国诗赋家协会理事,辽宁楹联家协会评审委员会主任,世华会百家联盟书画院院长,东北名家书画院副院长,盛京书画院秘书长,东方诗社社长等职。

六十多年来的艺术历程,创作出大量的诗词、楹联、篆刻及美术作品,并入选《当代篆刻家大辞典》,《中国古今律诗大辞典》,《中国古今绝句选》,《中国牡丹大典》,《中国荷花大典》等典籍。并著有《亦澜诗稿》,《竹风诗韵》,《西潮诗书画集》等专著。

多年来张西潮先生诗画双修,以诗入画,以画寓诗,是省内外少有的能同时驾驭诗画的诗人画家。

张西潮先生不仅在油画创作方面,在中国花鸟画,山水画,人物画方面亦多有建树,近年来尤其对画竹情有独钟,人常言:“一兰、半生竹,说明画竹的难度,但先生却知难而上,以古法入手,通临古今画竹名家作品,集百家之长,融诸法之妙,染翰于笔墨之中,神驰于天地之外,通观张西潮笔下之竹,在肆意中不



失规范,清逸中不失敦朴,黑白中多见层次,律动中彰显风骨。风,晴,雪,雨姿态不同,各具神韵,不落俗套。

先生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各地美展,作为文化使者,还应邀出访了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,其作品为国外美术机构、孔子学院藏家收藏,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,受到马来西亚国家电视台领导和文化部长接见的,为中国书画走向国外,增进与亚洲各国文化交流,传播中国国粹做出了贡献。

作为一名成名多年的画家,张西潮先生不恃才自傲,为人谦恭,乐于助人,热心公益,回报祖国,经常不

辞辛苦,不计报酬,以七十高龄之躯,投身于公益事业,从军营,到警营,从机关到学校,从养老院到儿童福利院,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,受到了大家的好评,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和爱戴!

扎根蓄大节
出土便成春
立品青云上
修身不染尘

竹自心中画
画从造化来
生当无俗韵
何虑惹尘埃

这是选自张西潮百余首题竹诗其中的两首,是其诗、书、画品和其人品真实写照!

张西潮自己常说:追梦的路还长着呢,画到老学到老,今日是起点,明天在召唤,相信张西潮先生的诗画之路会越来越宽,将永葆其艺术青春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566666